

昭 襄
元 三
六 十
年 一
至 年
至



□ 12
3032
6



門 口 12
號 3032
卷 6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六

宋胡安國著傳
明江應元刊

襄公二十

九年十月十九日
襄公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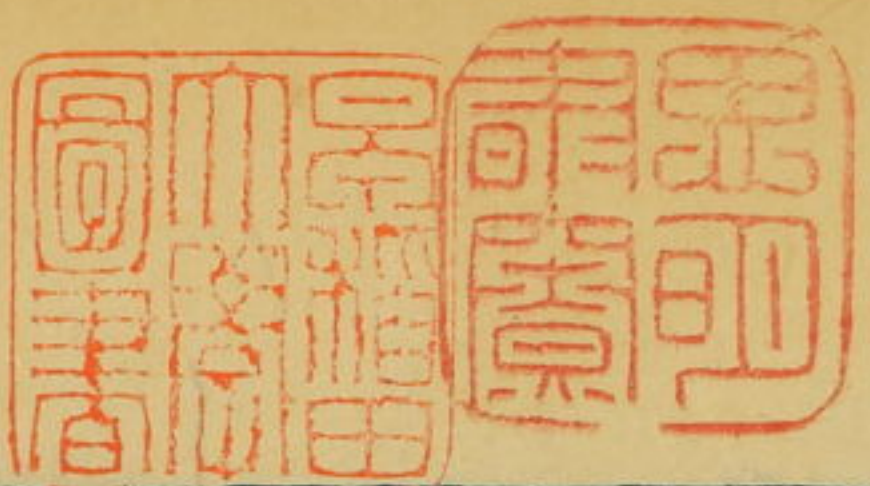
襄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魯侯于平丘

伯犯前小邾子來朝

伯犯前小邾子來朝

伯犯前小邾子來朝

伯犯前小邾子來朝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六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襄公二

戊靈王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

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祖

祖莊加反

左傳春會于祖。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

午會于相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音福又彼力反穀又作傳

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耶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于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率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

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覲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偃陽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奔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及鄭伯逃歸曠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附錄

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

夫昔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非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駢公穀作斐書盜始此

左傳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駢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駢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蟠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駢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

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胡傳

按左氏鄭公子駢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駢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

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戌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戌之。書曰戌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驕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公羊傳孰戌之。諸侯戌之。曷為不言諸侯戌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

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胡傳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戌而繫鄭者。罪諸侯也。苟為責鄭。設險所以

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公至自伐鄭。

附錄

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軍門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軍門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軍門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亥巳

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年 齊靈二十一年 衛獻十年 鄭簡四年 曹成十年 蔡景三十一年

六 陳哀七 杞孝五 宋平十四 秦景十五 楚共二十九 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捨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傳。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胡傳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

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何，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亳，蒲洛反。

公穀作京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散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蕝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各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傳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

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慄。師觸。師觸。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

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

爾會

胡傳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人出。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庚子靈王十一年，十有二年。晉悼十二年，齊靈二十一年，衛獻十六年，蔡景三十一年，鄭簡二十一年。

五曹成十七年，陳哀八年，杞孝六年，宋平十五年，秦景十六年，楚共三十一年，吳壽夢二十五年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

台遂入鄆

台穀作郚
鄆公作運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郚，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胡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

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闔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歸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附錄

左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

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附錄

左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辛丑靈王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過元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邾

邾音詩公作詩

左傳夏。邦亂。分為三。師救邦。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附錄

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

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鬻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寃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附錄

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吳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附錄

左傳鄭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寅

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晉悼十四 齊靈二十二 衛獻十八 蔡景二十三 鄭簡

七曹 成十九 陳哀十 杞孝八 宋平十七 秦景十八 楚康王 招元年 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

蠆丑邁反 公作蠆後同

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

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遂
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
裔豈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
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
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
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荷
之與晉踏之戎何以不克自是以來晉之百
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
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
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
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
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
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
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胡傳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
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

之免叔老介于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
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
哉

附錄

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
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
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
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

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

晉秦兵
爭止此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驕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黶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甸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

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已未衛侯出奔齊 公作衛侯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

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已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能學射於庾公。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轡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

寡君使瘠。問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贖。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胡傳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衍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類也。

附錄

左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墮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

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毀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附錄

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蕞、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附錄

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卯

靈王十四年。十有五年。晉悼十五年。齊靈二十四年。景三十四年。鄭簡八年。曹成二十一年。陳哀十一年。杞孝九年。宋平十八年。秦景十九年。楚康二十二年。吳諸樊三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

胡傳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附錄

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蒞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

會克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附錄

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蟠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真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甲辰

靈王十五年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齊靈王二十五年衛獻二十二年蔡景三

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渙

古閩反

梁戊寅大夫盟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渙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渙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傳

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渙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于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于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

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榭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

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作圍郕

左傳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傲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此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乙 靈王十有七年 晉平二 齊靈二 十六 衛獻

六年 鄭簡十 曹成二十二 陳哀十三 杞孝十一 宋平二十 秦景二十一 楚康四 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音閑 宣公也 在位十

八年子華嗣 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

左傳 宋莊朝伐陳 獲司徒印 平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 衛孫蒯田于曹隧 飲馬于重丘 毀其瓶 重丘人閉門而詢之 曰 親逐而君 爾父為厲 是之不憂 而何以田為 夏 衛石買 孫蒯伐曹 取重丘 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公作 桃 高厚上左 無齊字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秋 齊侯伐我 北鄙 圍桃 高厚圍臧紇于防 師自陽關逆臧 孫至于旅松 郕叔紇 臧疇 臧賈 帥甲三百 宵 犯齊師 送之而復 齊師去之 齊人獲臧堅 齊 侯使風沙衛唁之 且曰 無死 堅稽首曰 拜命 之辱 抑君賜不終 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 以 杙 抉其 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 宋華閱卒 華臣弱臯比之室 使賊殺其 宰華 吳 賊六人以鉞殺諸盧 門合左師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瘐狗瘐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為齊故也

附錄 左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

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丙午

靈王十有八年 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七年 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陳哀十四杞孝十二

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

左傳春白狄始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胡傳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 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 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

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秋 齊師伐我北鄙

穀作齊侯

冬 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

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鳴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

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劔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穀梁傳。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胡傳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猶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愆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傳 閱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蟻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于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滿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

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襄公三

丁未 靈王十有九年 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衛

八年 鄭簡十二 曹武公滕元年 陳哀十五 杞孝

十三年 宋平二十二 秦景二十三 楚康六 吳諸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陽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非許楚子聞之使陽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走不出入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下與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分於是子靖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七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襄公三

丁未

靈王十

十有九年

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衛

八年鄭簡十二曹武公滕元年陳哀十五杞孝

十三年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僑塞。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穀梁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取邾田自漈水

漈好號反。又音郭。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漈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

鼎。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大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荀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公羊傳其言自漈水何。以漈為竟也。何言乎以漈為竟。漈移也。穀梁傳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附錄

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釀，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

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風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夫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

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墀帷而歸命乎介。

胡傳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

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句者宜墀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句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墀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附傳

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薑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

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左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相。

胡傳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

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附錄 左傳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

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倮會。夜絕納師。臨衛于軍。

城西郭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盼敢不承命。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附錄 左傳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斃其本。必不有其宗。

戊申 靈王二十年 晉平五 齊莊公光元年 衛獻九年 簡十三 曹武二 陳哀十六 杞孝十四 宋平二十三 秦景二十四 楚康七 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邀後同

左傳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穀作濕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胡傳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

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

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

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後同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憖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

蔡無常。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叔老如齊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

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附錄

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西巴 靈王二十有一年 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

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

賤必書重地也

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無以書重地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間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胡傳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

謹之也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春秋禮義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間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魯

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附錄

左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蘧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

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答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

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縣亟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叔向。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能保。任其

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左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于商任 任音壬

左傳會於商任。銅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附錄

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庚靈王二十有二年。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蔡景四十一。

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錄

左傳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其賦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今倍其賦。

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驥又從。

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甞。耐與執燔焉。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錄

左傳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

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介。穀有滕子。

左傳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傳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

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

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徙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蘧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始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入。人者而後王。安之。

附錄

左傳。十二月。鄭游販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餒于邑。丁巳。其夫攻子

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辛靈王二十有三年。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二年。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旬卒

左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我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胡傳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潛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

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鴈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

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大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

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樂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胡傳

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所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樂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

卒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始伐盟主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殺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宰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臧。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駟。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必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

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
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
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
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反榆
公穀作渝

左傳禮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

後次。非救也

巳卯仲孫速卒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
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
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

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
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
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便與
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溫而不
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
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
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
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合旃。故公
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
之。孟氏之御騶豐。黜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
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黜謂公鉏
苟立羯。請離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
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
聽。巳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
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
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
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痰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痰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痰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孺。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婣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孺。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

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穀梁傳。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干。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干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視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附錄

左傳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子壬

靈王二十有四年。晉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三年。十八。殤十。蔡景四。十三。

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

樊十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

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錄

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

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

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

御于鄭。鄭人卜筮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郟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公至自會

陳鍼

其廉反

宜咎出奔楚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六穀不升謂之饑七穀不升謂之饑八穀不升謂之饑九穀不升謂之饑十穀不升謂之饑

胡傳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附錄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繫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

癸丑

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

晉平十

齊莊六

弒衛獻

春秋四傳

卷二十七

三

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

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之大過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嫪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曰：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極，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我將死。其宰曰：

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于淮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大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得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申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胡傳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

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狂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狂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胡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

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附錄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上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如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埋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

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直龍丘反

左傳齊成故也

胡傳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盟。

附錄

左傳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

公羊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

胡傳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剝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知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曠。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附錄

左傳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于木。禮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過於葛反。公穀作謁。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

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射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胡傳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附錄

左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晉程鄭卒。

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始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靈王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齊景公柝。二十五年。衛獻三十。殤十二。

弒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餘祭元年。

附錄

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

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二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匹 剽反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曰：甯喜弑其君，則言罪之在甯氏也。曰：甯喜弑其君，則言罪之在甯氏也。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胡傳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奔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弑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奔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邪？范曄、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始此

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
 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
 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犬叔文子
 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
 不能負羈絏以從拜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
 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
 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
 公使止之

公羊傳此謏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謏也
 曷為惡謏謏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
 不言謏之立不言謏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穀梁傳日歸見知弒也
胡傳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
 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

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
 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
 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
 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
 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
 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
 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
 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附錄

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
 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戊三百人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
 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
 之功三月甲寅朔享于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入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
 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
 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附錄

左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

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桃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

賦饗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何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

壹。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穀作痤音同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三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大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

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傳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潛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嬖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

座，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附錄

左傳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犬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則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

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既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粟。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并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十。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

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繫於勇奮於禍以足其

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附錄

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梁帶

能無用師。
晉侯使往。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八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

襄公四

乙卯靈王二十有七年 晉平十二 齊景二 衛獻

簡二十 秦景二十一 楚康十四 杞文四 宋平

附錄

左傳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

於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居勿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公作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始同主盟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各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懼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筮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胡傳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

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市戀反又音專穀作專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愆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
 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
 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
 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
 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
 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
 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
 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
 鱣約之獻公謂公子鱣曰甯氏將納我吾欲
 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
 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鱣辭曰夫負羈繫
 執鉄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
 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
 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
 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
 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
 彼視昧割也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巳
 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
 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
 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
 絢耶鄆終身不言衛
 專之去合乎春秋

胡傳 衛侯之入使鱣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
 鱣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

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
 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
 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
 侯也穀梁子曰鱣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
 州牟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
 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
 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

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立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楚人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

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蒞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為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公羊傳：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耻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胡傳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

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附錄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

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遠羅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丙辰 靈王二十 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 齊景三 衛獻三十二 蔡景四十

七鄭簡二十一 曹武十 陳哀二十四 杞文五 宋平三十一 秦景三十二 楚康十五 卒 吳餘

祭

春無冰

左傳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附錄

左傳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立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左傳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左傳 旱也。

附錄

左傳 蔡侯歸自晉。人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

有子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

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

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之頤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禪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

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

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首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俊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爭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犬公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莫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楠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楹。動於蔓。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鷓。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附錄

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擲殿。其鄙六十。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一邑。不受。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天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蕝。藻。寘諸宗室。季蕢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適。饑寒不之恤。誰違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未。何成。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胡傳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一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附錄

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巳

景王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元年。二十。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郊敖麋元年。吳餘祭四。弑。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

荀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傳：公在楚也。

胡傳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敢入。故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隧。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附錄

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

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始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術卒

附錄

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閹

昏

弒吳子餘祭

側界反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以刀弒之。公羊傳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

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閹。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也。仇之也。

胡傳

穀梁子曰。閹。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觀舟。閹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附錄

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

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

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

莒人下公殺有邾人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

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

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杞子來盟

左傳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吳始君臣並見。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陶，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怨，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燭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

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公羊傳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

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兄。吾又弑爾。是吾與爾為篡也。爾弑吾兄。吾又弑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傳 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胡傳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

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未立，夷未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未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

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大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

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肝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子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各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窶。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奔。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

左傳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問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鄆。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

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巴已。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鬼。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年戊 景王三十年 晉平十五年 齊景五 衛襄公惡元

曹武十二 陳哀二十六 杞文七 宋平三十 秦景三十四 楚郊敖二 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 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于委反 罷音皮 公作頗 後同

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

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附錄

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

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

班

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或叫于宋大廟，曰：嘻嘻，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入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胡傳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

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諡。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

公作年夫

左傳初王僖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佖夫。佖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薦。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其過。鞏成殺佖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佖夫。罪在王也。
穀梁傳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于天子乎。若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佖夫。甚之也。

王子瑕奔晉

附錄

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澍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于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于石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

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秘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盼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驕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禰寵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禰寵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狂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

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胡傳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

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

民於子也

附錄

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何戍。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

人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胡傳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

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殺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以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嘗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

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者。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于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故龍蛇也。周公坐而俟。且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于養桐

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附錄

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

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

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
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
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
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
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
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
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
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
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
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紀

景王三十有一年。蔡靈公般元年。齊景六衛襄二
三年。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
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放三。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
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
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
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儒
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
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
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
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
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晉不堪。晉求。讒
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問丘
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
月。子尾殺問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倮
灑。消竈。孔雉。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穀梁傳楚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袵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

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胡傳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卽位。

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巳亥仲孫羯

居謁反卒

左傳巳亥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

左傳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

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宮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塲。

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患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

胡傳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

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

附錄

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戾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犬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

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

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

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

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九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公穀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昭公一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卽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

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薑立

齊

詳見襄公元年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立昭

晉 趙武為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立立昭公二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立昭二十八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立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公展與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

邾 魯昭公二十三年庚與來奔齊納郊公昭二十三年庚與來奔齊納郊公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斯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一年楚昭公卒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卒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為靈王楚遠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庚申

景王元年 晉平十七年 齊景七年 衛襄三年 四年 陳哀二十八年 杞文九年 宋平三十五年 秦景三十六年 楚郟敖四年 卒 吳夷末三年

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虢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郭穀作郭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

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敵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訖。華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

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穗是莖，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替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

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犬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胡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其本當

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軟。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脩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然。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巳。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而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姁邠，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夫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制，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繫，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

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弊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孺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

公羊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胡傳：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

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然。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附錄

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龍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

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賴。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會天謂會阜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罰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

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夫。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

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夏秦伯之弟鍼

其廉反

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入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

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任諸晉也。曷為任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胡傳。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

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翁

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附錄

左傳。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

弗討。子。子產。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大原。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犇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

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太原。地物從中
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

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
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胡傳 詞曰。薄。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

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
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
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
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
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
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
鉏納去疾。

胡傳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蔡

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
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子曰。展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
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
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
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與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與字。

左傳。展與奔吳。

胡傳 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

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
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
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
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

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郟田

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公羊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穀梁傳疆之為言猶竟也

葬邾悼公

附錄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

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

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

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勝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愔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愔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

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犖櫟郊。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

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

也。

胡傳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君也。然則郟敖實弒。而書卒。可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

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附錄

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

辛酉 五年 二年 晉平十八 齊景八 衛襄四 蔡靈二 鄭簡二十六 曹武十五 陳哀二十

晉弔及 雍乃復

九[祀]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十七[楚]靈王 虔元年[吳]夷末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附錄

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迓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禘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日壬寅。溢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胡傳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

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傳。耻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胡傳。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

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脩鄰好。乃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脩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爲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脩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

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戊壬 景王三年 晉平十九 齊景九 衛襄五 蔡靈四 鄭簡二十七 曹武十六 陳哀三十 杞文十一 宋平三十七 秦景三十八 楚靈二 吳夷末五

附錄

左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

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左傳同盟。故書名。

附錄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懼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

有仇儷。在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煨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

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留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盍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盍之宗十一族。唯羊吾氏在而已。盍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旣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旌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法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

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

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附錄

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為少姜。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

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
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附錄

左傳齊侯田於菖。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胡傳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欵去諸大夫。固不

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茂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附錄

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稚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

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癸亥 景王四年 晉平二十 齊景十 衛襄六 蔡靈五 七年 鄭簡二十八 曹武十七 陳哀三十

一杞文十二 宋平三十八 秦景三十九 楚靈三 吳夷末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 作雪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柎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嫠。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電。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傳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雹。戾氣也。陰脅陽。

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電。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電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

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

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諸侯

此始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待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

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夫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椒舉曰。夫六王三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犬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胡傳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

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鄆。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戍。

昔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

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齊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

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輿，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僕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傳：遂繼事也。

九月取鄆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附錄

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瀨，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
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
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
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豸喙號之曰牛助余
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
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
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
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
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
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
孫為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
豎牛請曰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
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
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

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
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
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
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
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
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
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
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
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
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
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
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
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
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
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
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

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甲子 八年 五年 晉平二十一 齊景十一 衛襄七 蔡靈六 鄭簡二十九 曹武十八 陳哀

三十二 杞文十三 宋平二十九 秦景四 卒 楚靈四 吳夷末七

春王正月 舍中軍

左傳 甲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億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

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之謙。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巳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

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日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

終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傳貴復正也

胡傳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剽叛陽虎專季斯囚而

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

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

附錄

左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
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
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
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
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
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
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
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
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
若吾以韓起為闢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
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
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
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
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

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
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
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
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
失備而加之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
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備
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
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
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
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
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蔣驥
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
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
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
家也晉人若喪韓起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
須揚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
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

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茂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
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
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
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
諸圍。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
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
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
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
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
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
其地來也。以地來則
何以書也。重地也。

胡傳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
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
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
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
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
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
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
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
言及者。公羊所謂不
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
可。入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
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
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扶粉反。公
作瀆。穀作賁。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公羊傳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漏泉也

穀梁傳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

越始見經

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

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若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

胡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附錄

左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乙丑 景王六年

晉平二十二年 齊景十二 衛襄八 蔡靈七 鄭簡三十 曹武十九 陳哀三

十三年 杞文十四 卒 宋平四十 秦哀公元年 楚靈五 吳夷末八

春王正月 杞伯益姑卒

左傳 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左傳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錄

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

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思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傲倖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雖刀之末。將盡乎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胎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乎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貶。得貶。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貶。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士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

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

子維城母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胡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

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

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閻

寺殺世適蒞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

臣之義驟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

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

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

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附錄左傳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

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

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

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

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蕪不抽

秋九月大雩

左傳 旱也

楚遠罷皮帥師伐吳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

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

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

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貽。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九

